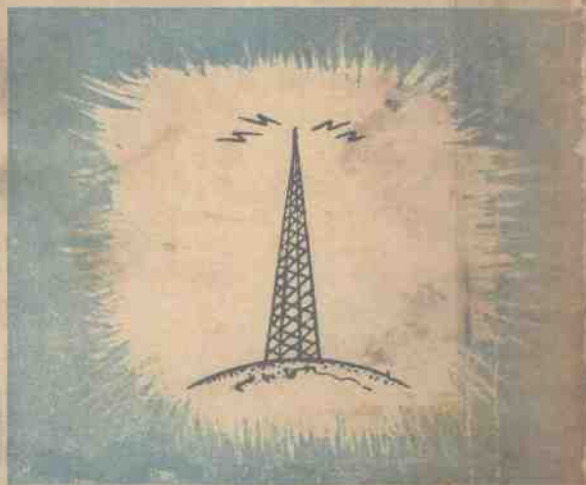


報告文學選

文藝生活選集

• 六 之 •



司馬文森主編

智源書局印行

文藝生活選集
·六之·

報 告 文 學 選

智源書局印行

報告文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者 司馬文森

發行人 姚錫田

發行所 智源書局

香港威靈頓街四十二號

華南經銷處廣州漢民北路二五五號

(基本定價二元)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1000-3000

「文藝生活」選集序

「文藝生活」在對日抗戰第三年，創刊于桂林，出了兩年多，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背叛民族抗日戰爭，破壞國共團結，壓迫進步文化，結果「文生」就以「節省紙張」名義，被偽中宣部命令停刊了。八年對日戰爭結束後，「文生」又在廣州復刊了，出了六期，也因為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壓迫進步文化，利用特務打手，搗毀代理「文生」的兄弟圖書公司，跟着查封我們在西湖路的社址，社的財產連同稿件存書全被沒收，工作同人被趕流亡香港。但我們並不向反動派低頭，我們又復第三次在香港復刊了。但由於反動派的封鎖，嚴禁入口，從此「文生」就和內地讀者隔絕。三年來，在廣大讀者羣，特別是海外的社員們的熱心支持下，使我們這個刊物得以支持和發展。我們不敢自滿已對民主文化有若何貢獻，但全社的負責同人們，的確虛心向上，想把自己一點力量貢獻給大家。現在全國總解放已經到了，我們又要回到祖國的土地上，繼續為民主文化盡點棉力。但因為三年來所出的幾十期雜誌，流傳到國內讀者間的很少，我們才有編印選集的意恩。一則是，想把三年多工作作個小小結束，再則是，在海外出版期間，有些文章，我們認為對大家在文藝學習和文藝宣傳工作上，有些小幫助，而在國內的讀者却又無法讀到，因而我們才決

心把它重印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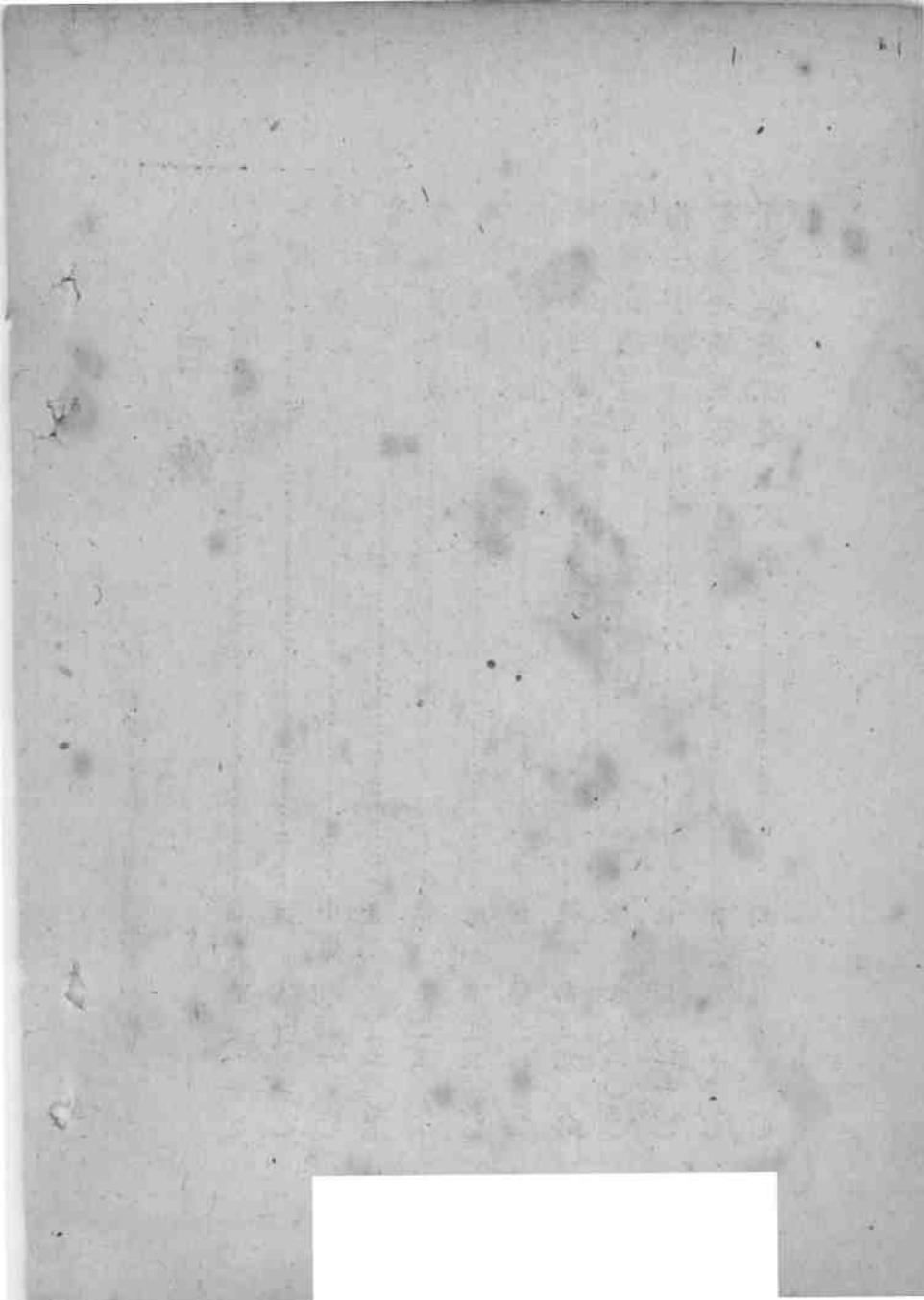
新中國已經誕生了，中國人民結束了五千年來苦難的日子翻身了，全國軍民正面臨着一個新的歷史任務。「文生」在短短十年間，已完成了過去抗戰和民主革命階段的兩個任務現在，正要追隨在全國民主文化工作者之後，去迎接新的歷史任務。讓我們向舊的苦難日子告別，更堅決更勇敢的迎接未來！

司馬文森

一九四九年七月於香港

目錄

「文藝生活」選集序	司馬文森	(一)
風災	海兵	(七)
種子	小海燕	(一七)
童燦	適夷	(二九)
在呂宋平原	杜埃	(三八)
在監獄中	陳如舊	(五六)
在捷發輪上	葉燁	(八三)
在黃衣之國	楚懷南	(九六)
領事出巡	陳言	(一〇三)
狗仔小調	巨磐	(一一〇)
寒流裏的風暴	唐海	(一二六)
可是眼淚就是上不來	劉廷貴述	(一四八)



風 災

海 兵

七月二十七日，長洲——這小島，在颶風的威脅下騷動起來。

北風在夏季出現，便不是好東西，已經吹了幾個早上，這天一早更越吹越不對勁。曇雲，像一把把散亂的大掃帚，飛快地橫掃天邊。暗浪一個高過一個，已經是吃早飯的時分了，都像一直下降的鉛塊，壓得人透不過氣。

經驗告訴人們：長洲並不是避風的好地方，山低，沒有避風塘，大一點的風吃不消，所以當颶風醞釀着的時候，灣裏沒有出海的漁船，也都紛紛駛到梅窩等有高山和港塢掩蔽的地方去了。但存心僥倖苟安的人，也不是沒有，何況生活迫得人緊，停手便停口，——風季裏，不是風，便是雨，又誰能絕對安全的躲起來？尤其是這一次，遠在十天前提說小呂宋發現颶風，但後來却只在香港的西南面一擦，便轉向西面遠翔去了，漁民們驚魂甫定，正鬆錨解纜的時候，而颶風却兜了回來，少不免又是準備，停航，同時也免不了焦急與猶豫。

當漁民們預感到迫在眉睫的風暴，再也無法避免時，也便是他們掙扎搏鬥的開端，整個港灣呈現了淡月少有的緊張景象，大家忙著拆除船舷尾棚……的一切障礙物，把甲板上納納集集的「架生」（註一）雜具都藏到艙裏去。又揀齊了大大小小長短短的錨和纜，準備在最危急的關頭的搏鬥。一面又英勇而熟練地划着槳，搖着櫓，把船駛到適當的地方，看準了船與船的距離，拋下最大號的錨。誰都擔心着相碰與擱淺，誰都沒有錯估自己的力量，準備即將到來的單獨作戰。於是環繞着這小島西南面的港灣，迅速間便佈下了一道一道的防綫，大漁船在最前綫，較小的便只好在近岸的地方，最小的如艇仔舢舨，更胆小地實行撤防，趁着漲潮，把艇推上岸，自己推不來，幾條船的人聯合來，——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喝聲、推完一隻，又是一隻……

在一些抵抗力脆弱的船上，只要是「人手」是够支配，早已把女人和幼弱的送上陸上，暫時寄住在親戚家裏，較大的船上的婦女和小孩，也早已溜進艙裏，一動也不敢動了。留在鎗面的，無論他們的身份是「事頭」（註二）或是「伙計」，都如獅似虎，一面觀察風勢，一面駕御船身，迎着洶湧撲上船來的波濤，不約而同地爆出了「殺！殺！」的聲音，是求生的呼嘯，是戰鬥的序曲，响激了海隅，他們以為這樣便可以殺低海的威力了。

「殺，殺，殺呀！」的呼聲，夾雜着驚呼哀叫，是越來越緊了。

在一隻做「罈仔」漁業的小艇上！

順嫂拜完了船頭神，用破布纏扎着與船頭磨擦的一段錨纜，又繼續埋怨她的丈夫：

「知道這場風避不過，船上『架生』不够，就早該駛去梅窩，……『死有本事鬼』，借錢賣條篋纜都借不來，半夜回來還打人，……你看，燈心這樣大的一根『爛鬼』舊纜……祖宗保佑，捱過這場風才好啊！……」

順福也不答嘴，只顧趕着卸下了帆，桅，又拆去了船上的『篷拱』，把橫七亂八的竹竿扎在一起，一面呼喝着他在搖櫓的還未成年的孩子——金仔：

「用力搖呀！」

船是拋着的。他希望利用船的前進力，來減輕錨纜的負擔。明知風再大一點這是無濟於事的。但有甚麼法子？手指這般粗的一根殘舊的錨纜，還是船上絕無僅有的呢！……於是，人急生智，窮人有窮打算，順福臨時又從艙裏檢了一塊最大的「壓礮」的石頭，和幾截麻繩，接接駁駁綁牢石頭，再把另一端綁在船頭的橫槓上，準備危急時拋下海去，幫一幫力，也聊勝於無。

船一帆一幌，石頭在船板上滑來滑去，船上什物的碰聲交響着，船頭的錨纜索索作響，風一陣緊一陣，人雖然佝僂着，熱練地扎緊馬步，但也不免撞撞跌跌，金仔更搖曳得厲害了。

順嫂還是不停口，邊幫手，邊罵着：

「深急開坑，……通海人都『冇你咁衰』！」

順福把一網剛扎好的罾網，用力擲在她的面前，瞪着充滿血絲的眼睛狠狠地望她一眼：

「你還怨誰？命好還做水上人……放到櫃底去！」

一個浪打來，船頭濺上了丈把高的水花，順福差一點跌下去，但一轉身，又擔過了筋疲力盡的金仔的櫓，顛前顛後地搖着，吼着：

「沒有用的！像幾天沒有吃飯的樣子……殺呀！」

其實他們不單今早來不及煮飯，不曾吃過一點東西；半月來，也還不是賒三借四，捱一餐，算一餐！

x

x

x

x

波浪從四方八面萬馬奔騰向這港口衝來，在旋轉着的颶風從正北而西北，迅速地向西移動，還一陣一陣夾着沙礫般的雨點排下來，於是這港裏的漁船，更無遮無攔地完全暴露在這風魔的威脅下。起初在拼命瘋狂搏鬥的漁民，現在是再也無法活動了。海上的漁船，像給釘緊了一樣，全船的安全，繫於一根錨纜上面，船頭朝風，船在打着轉軸，波浪湧上了船，又從櫃面瀉開去，還幸風和浪朝着一個方向，要是有任何一個橫浪，都可能把所有的船一掃而光。

這時，順福的漁艇，更像攤了半截一般，多年來不修的船身，隨時有「瓦解」的危險，最後順福也無法堅持搖櫓了，唯一的法寶，便是把繫好了的石頭，推下海去，自己和金仔順風，伏在艙裏，抓緊船舷，靠艙口的開板，擋住湧上船來的波浪，順風慌得不自覺地又唸起菩薩來：

「菩薩呀，祖宗呀，天后聖母保佑呀，北帝廟保佑呀……」

金仔呢，更可憐了，蹣伏在艙底，全身濕淋淋地，手脚痠麻得快失去知覺，偶而伸頭望望船外，但猛然一個浪撲上來，却飲了幾口水，他疑心船已沉下去了。他想：平時他的媽打他，他撲通一下子便跳下海游上岸去，但現在，浪這樣大，怕不成了。……他想到這裏，真想先抓住一塊木板或其他什麼會浮的東西，……可是那裏騰出手來呢？只要是鬆一鬆抓着船舷的手，便給撞得發昏，隨時會被拋出船外。

順福，已是四十見外的人了，大大小小的風險，親自經歷的便不下百數十場，十數年前，還有一隻大拖船，但一個浪，全船「冚家翻」自己是抓到一塊爛繩漂海重生的人了。本來像這樣子的風浪，在他還是像吃豆腐一樣，何況船還拋在灣內，岸邊。但，這次畢竟不同，船小，破漏，「架生」不齊全，自己雖老，倒算不打緊，家小——老婆不會游水金仔又「豆丁咁大」，平時老婆罵他「冇本事」，他是頂不服氣的，但這時他却深深懊悔起來，昨夜整夜向×記漁欄求請賒貸，賒不到，……千不諺萬不該，把當網剩下的幾塊米飯錢，拿到排九攤去碰運氣，……買二開個四，「偷雞唔倒蝕把米！」回來又賭氣打她，……風來了，萬事都沒有準備，……如果早點把她母子送上岸，自己生生死死還可以硬打硬擦。……

「轟！……嘞，嘞嘞！……」像天崩地裂一樣，把他們嚇得驚叫起來，原來他們顧前不顧後，船本是拋在舊橋新橋之間的（註三），但風力滿力把他們的錨和大石都拔了起來，於是船

便失去了憑藉，一個浪，升上來，把它撞向舊橋的橋柱，虧幸錨還未完全離地，保持最後的一絲曳力，船才不至一下碰碎沉下去，只碰壞了尾棚，——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順福手快眼快，一把抓住了準備着的另一根繩，一套便套上碼頭上木柱，暫時攔住了船，一面喘着氣命令順嫂金仔道：

「跳上去，跳上碼頭去！」

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再不容許人有更多的考慮，順嫂和金仔爬出了艇面，登時胆子也不知從那里來的，望簷相距還有尺來遠的碼頭，出盡吃乳力一跳，船幌了一幌，人便仆在浪頭上，第二個浪打上來，順福的手一鬆，船一瀉便去了丈把遠。

x

x

x

x

沿着碼頭靠海傍的半面街上，兩海的一列鋪——魚欄，茶樓和專賣船具什物的山貨鋪，緊緊地關着門，平時擺在街邊專逗漁民生意的生菓攤，熱食担，跌打膏藥，包醫白濁，神卜妙算……等攤口，也早不見踪跡了。一些臨時搭成的竹棚茶寮，被掃得淒淒亂亂，景象是够荒涼了。但在一些樓房關閉了的玻璃窗上卻閃爍着疏疏密密的人影，像在端陽節觀龍舟一樣，望着被威脅岌岌可危的漁船，有的似乎在同情嘆息，有的却似乎在欣賞奇技，覺得還不「過癮」，更有些「奮勇可嘉」冒着風雨跑上了天台，指手劃腳，神采奮發地裂開了嘴：

「啊荷！又一隻，沉下去了！」

已經是下午三點幾鐘了，颶風轉向正西，更猛烈地向島上攔腰打來，在向著西北風竭力掙扎的漁船，在這突變中，下沉的下沉，斷纜的斷纜，互相碰擊的互相碰擊，而大部份都被衝擊上岸，——船板，什具，漁網，竹竿，槳，櫓，篷，桅，……黑壓壓地浮滿了中環一帶的海灘，漁民們在哀呼，在掙扎，在搶救。……

然而，另一種懷舊完全相反心情的陸上人，也同時出現了，經驗告訴他們：颶風帶給人們災難，但也帶給他們天外飛來的橫財，他們有的是強橫和惡勢力，他們有的是積數十年數百年的「搵蛋家仔笨擦」和「槓拖」的經驗，現在正是他們活動的時機了，而當海灘上的奇跡開始給人發覺的時候，一部份「陸上人」便三三五五，成羣結隊，攜斧帶鋤像一隊隊逐臭而來的蒼蠅，迎着風雨，向沙灘湧去。

沙灘上臨時變成了他們公開掠奪的市場，不但競爭着搶拾波浪打上來的現成的東西，而且用斧頭鑿子把一些半爛未爛的漁船也劈的劈，鑿的鑿，拆的稀爛，不可收拾，他們憧憬着以往發「風災財」的人們的洪運，和傳奇式的搶漁船的故事：「鑿開了船殼，疊疊地載滿漁人們的黃金和財寶……」（註四）但畢竟他們這美夢，是無去再實現了，於是他們在「失望」之餘，便發狂貪婪地見什麼，拿什麼，撈得着便拿走，沒得拿便拆開船板，連半塊爛木也要去，也不管有沒有漁民看管，橫豎是蛋家仔的東西，「搵咗幾數，包有撞板，」而家唔駛亂，重等幾時？」漁民

們痛哭流涕，趕這個，逐那個，顧得東，顧不得西，結果還是白費氣力，「真抵死！」「天」永遠也不會爲他們張一張眼的，呼嘯而來，滿載而歸的人們太可以放心爲所欲爲了。

x

x

x

x

順嫂撲上了碼頭，便暈了過去，醒來的時候，金仔還在哭着出盡力半拖半抱着她，雨點打在她的臉上，她驕地翻身起來，但橫掃的風，使她無法伸直身體，她瞪着眼四面張望，發覺停在海上的船稀少了，自己的船也不知去向，一陣酸辛，想哭，但沒有眼淚，金仔指着遙遠的西面，哭道：

「船被括到洪聖廟那邊去了。」

順嫂心急起來，掉頭便走，可是路這樣滑，風雨從背後射來，行一步躓一步的，跌下又爬起，連翻帶滾，好容易走完一段碼頭，又向右沿海傍一直走去，金仔在後面緊跟着。

到了洪聖廟前，望着沙灘上一堆一堆在搶東西的人羣，亂糟糟地，順嫂怔了一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沿着石階一撲便撲向前去，穿插在人浪，海浪追撲着的邊緣，一顛一仆地到處張望，飢，寒，失望，過度的疲勞和緊張，交織她的身心，幾回險些給人們攆下海去。

這是金仔的眼犀利，他指着x記皮廠對開斜右的沙灘，對他的母親說：

「那邊一隻擱着的船，不是我們的麼？」

順嫂也不及細看，只是朝它走去，當他們見到那傾斜躺著，裂開兩邊，失去了舵，櫓及一切的漁船，便是自己找尋的目的物時，也發現了順福在離岸丈把遠的海面，正和波濤掙扎著，奮勇地向海灘游來，她又慌又喜，不免又唸起祖宗菩薩來：

「祖宗呀，北帝爺呀，保佑他平安啊……」

金仔也同時大聲喊著：

「爸，我們在這裏！……」

但話猶未了，一個退浪，又把他捲到不知去向了，一時順嫂不知所措，便直蕭嗓子，失魂地向有人羣的地方亂嚷：

「救命呀，救命呀！」

人，一窩蜂似地向她湧來，但誰也沒有理會她，相反地却向著她的船擁去，鎗子斧頭交響起來，順嫂急得雙腳亂蹬，也再顧不得她的丈夫，趕蕭推這個，推那個，邊推邊喊，「船是我們的呀！」「你們都是賊呀！……」可是人却越推越多。

金仔掙蕭一把一把的沙石向人羣擲去，但搶物的反指着他咒罵：

「你這死大膽鬼仔，再搥便『渣』死你！」

最後順嫂被摔倒在爛板上，釘子刺傷她的腿部，手掌，血濺濺地滲過了她的濕淋淋的衣裳，

流紅了大片沙灘……

風更大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

(註一)「架生」漁民語，即船上用具。

(註二)「事頭」即船主。

(註三)「橋」爲當地人對碼頭稱呼。

(註四)以往漁村經濟情形好時，漁人們，每有存款，惟一的出路，便是賣金，但有金沒處收藏——存在陸上的什麼「東家」「親戚」「朋友」之類，不是金變銅，便是乾脆頓數，存在船上也担心人敲撿和海盜，所以他們每每把黃金藏在船底或捲在爛網堆裏。